



# 情挑恶女心

经历过重山万谷  
方知有你的时刻  
才是一生最美



台湾程婕





程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  
责任编辑：张仪贞

夜来香花系列  
情挑恶女心  
(台湾)程 婕 著

\*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 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000

ISBN 7-80605-361-1/I·309

定价：9.80 元

# 第一章

今天是沈寒复职的第一天。

她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娇柔婉约、渴望爱情的纯情女。情字伤太深，男人更是世界止最自私、无情的东西，她绝不会笨到重蹈覆辙！

沈寒站在市中心的一栋办公楼前，抬头抑望着爸爸一手创立的公司，她知道公司的规模比她离去前大多了。听说张子扬陆陆续续投资了不少钱，哼，反正他钱多嘛。

沈寒一向对她姐夫没什么好感，他根本是个趁人之危的小人！他若真爱姐姐，当初就该无条件地帮助她才对，结果，他用金钱交换婚约，占尽了便宜不说，竟然还和姐姐那么好相处的人离闹离婚。最气人的是，姐姐最后还是回一到了他身边。这个不折不扣的傻女人！

第当姐姐微笑着告诉她自己很幸福时，她的心都在淌血。这辈子她可以在任何人面前我行我素，可是她永远不会忘了姐姐的那份情。

重回公司，她的新职位是副总经理，算是被降了一级。姐姐为难地开口时，她不假思索的答应了。她一定会努力替公司工作，以弥补自己曾犯下的过错，职位高低对她而言并不重要。不过，听着姐姐不厌其烦地称赞她未来

情挑恶女心

的上司，她不禁心生反感，天底下没有男人是好东西，更何况他是张子扬介绍来的，八成也是个人渣。

“永昌”的办公室位于这栋办公大楼的最顶层三层楼，搭电梯也得花上好几分钟，沈寒踏出电梯时，突然感到一阵心慌意乱，公司里不晓得还有多少人记得她的过去……唉，这种事怎么可能有人会忘？说不定一听到她复职的消息，大家又会忙着把她不堪回首的过往事迹拿出来炒作一番呢。

低着头强作镇静的她，冷不及防地撞上迎面而来的一副坚硬身躯。她漫不经心地丢了句“对不起，”连头也没抬就继续往前走。

“沈寒？”那个男人有些迟疑地叫住了她。

她惊诧地抬头，看到的却是一张陌生的面孔。她确定从来没见过他，为什么他会认得自己？

“你的礼貌有待加强。”那个男人没有自我介绍，只是淡淡的的嘲弄。

他是聋子啊？刚刚不都说“对不起”了。”沈寒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冰冷锐利的眼神却丝毫影响不了他脸上的那份该死的气定神闲。

“阁下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”初次见面就直呼别人的名字，没水准的莽夫！

那个男人冷笑一声，“你懂不懂得职场伦理？”

沈寒愣了一下……原来他是赵之恺！难怪敢这么气焰高张地对她大呼小叫。给她下马威啊？她不吃这一套。

直到此时，她才提起兴致打量他——他长得并不高，

情挑恶女心

身材倒看得出很壮实，一张脸说不上不好看，就是有几分像讨人厌的日本鬼子，一头略髻的浓密黑发勉强算是全身上下唯一比较能入眼的地方。

哼！一个长得很可笑、很可耻的男人，沈寒心中下了结论。

“我是‘永昌’的大股东！”她收起轻蔑的眼光后，义正辞严地请面前的男人认清自己的身分。她的聘书是挂名董事长的姐姐下的，他凭什么凶她？

“上班时间，你就得归我管。”赵之恺没想到沈静那么温柔可人的女子，居然会有一个浑身带刺的妹妹，不可理喻到了极点。

沈寒冷静地点了点头，扬起一个刻意让人看得出很虚伪的笑容。“幸会了，赵总经理！”她咬牙切齿持嘲讽语气，大有此仇不报非君子的意味。

“很多人比你适合你坐的那个位子。”赵之恺压根看不起这株温室里的仙人掌，出身幸福家庭的她，言行举止却充满了暴戾之气，自以为是、缺乏自我检讨的能力、一点教养都没有！他这辈子从没看过哪个女人这么不顺眼过。

“没错，你就比我适合。”她跟他结定梁子了！

赵之恺当然听得出她话中的意思，她一个只会纸上谈兵、没见过大场面的弱女子，竟然有脸说自己该坐他的位子？

“我会让你后悔说过这句话。”他冷冷地撂下话后，随即搭电梯下楼。今天早上有一笔很重要的生意要谈，他没时间和她穷蘑菇。

情挑恶女心

沈寒气得握紧了拳头，她最痛恨别人威胁她了。终有一日，她会让他见识到她在工作上的手腕和能力。



“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沈寒望见推门而入的人，瞬间扬起了甜美的笑颜。

“探班啊。”沈静拉着妹妹坐到沙发上，颇为不舍地责备她。“怎么午休时间还在工作？”

沈寒在同事面前，一向板着脸，不苟言笑；再另上她两年肖沉溺于爱情陷阱时，一意孤行地放任情人为所欲为，酿成了公司经营上的大危机，风评自然好不到哪里去。因此，她虽然贵为副总经理，在公司里可是一点都吃不开。

然而见到了姐姐，她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，卸下伪装的她，就像个天真娇俏的小女孩。

“好多来务都生疏了，大环境变得可真快呢。”沈寒轻蹙眉头抱怨。

“辛苦你了。”沈静温柔地投以鼓励的微笑，随即出言提醒好胜的妹妹，“对了，不是跟你说过有不会的事可以问之恺吗？免得你自己摸索，多费一番工夫。”

“天啊！”沈寒无力地拍了一下额头。“他根本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子。又矮又肥又丑，连国语都说不标准，难怪心量不正常！”

“沈寒！”沈静瞪了妹妹一眼，“你别乱讲，他长得不错啊！人既能干又和善，公司能起死回生，他是第一功臣呢。”

情 挑 恶 女 心

姐姐说的和她所认知的简直是南辕北辙嘛！非但没改善她对赵之恺的印象，反而了一条‘伪君子’的罪名，公司能存活至今，牺牲自己一生幸福的姐姐才是第一功臣。

这时，两声清脆的敲门声打断了她们的谈话。沈寒转头一看，才发现赵之恺倚在门旁看着她们。姐姐刚才没关门，他八成什么都听到了。哼！能帮助他早日认清事实，也算功德一件。

“赵先生，请进啊。”沈静有些尴尬地起身招呼他坐下，沈寒却依旧大刺刺地坐着。

沈静满脸堆笑地开口请托。“沈寒就拜托你多多指导了”老天保佑，他可千万别听到沈寒的批评。

“哪里，沈副总是芝加哥大学的高材生，我才得靠她多多指点呢。”赵之恺在门外听了沈寒评论他的话，气得想狠狠揍她一顿；但一见沈静笑脸迎人的，只好客套几句，他可中认为一个金玉其外、败絮其中的花瓶能教给他什么。

“总经理太客气了，我要向你学习的还多着呢。”沈寒怕姐姐操心，一反常态地扮起诚退受教和模样，大说违心之论。

赵之恺明知她在作戏，一时间也迷惑了心神。她微仰着头，漾着清清浅浅的笑容，像是夏日里初绽的新荷，让路过的人都忍不住要驻足欣赏。一个女人怎能作假得这么出么？

沈静看他们一派和气，才放下心中大石，礼貌的起身告辞。

她一走，办公室里马上风云变色——

情挑恶女心



“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的人最没格调！”赵之恺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他从小生活就很刻苦，再加上打滚商场好几年，早已习惯了把气往肚子里吞，沈寒这个人却一再让他失了平日的沉稳内敛。

因为她是他所见过最差劲的女人，他如此对自己解释着。

“哟，原来赵总经理喜欢被人当面评头论足，我不介意复述一遍。”沈寒毫不留情的反南非他的不大友善。

“你又矮又肥又丑、连国语都说不标准，难怪心时不正常！”

这个女人真的很可能打破他绝对不打女人的原则！他的身高好歹比她穿了高跟鞋后还要高一点，身材壮了些是他从小打架、做苦工锻炼出来的。他不是美男子，却也和“丑”字沾不上边，称赞他很有男性魅力而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可不在少数。至于国语说不标准也怪不得他，他自小在乡下长大，身边没几个人说标准物国语，更何况他不认为有必要把说话得字正腔圆的，语言能表情达意不就行了！

“我开始觉得韩树诚帮天下男人出了一口气！”他气得口择言，只希望能让她不好过，其实他一直很痛恨那个男人的所作所为。

沈寒脸色顿时一变，韩树诚就是当年那个骗得她人财两失的大混帐！公司里的长舌一族可真不少，连在她出国后才走马上任的赵之恺都对她的过去知道得那么清楚，她这辈子根本没有重新做人的机会。

“所以你第一眼就瞧不起我了。”她淡淡的下着推情挑恶女心

论，口气里的火爆霎时褪得干干净净，像是生气盎然的娇艳花朵在瞬间枯萎。

他原以为她会破口大骂，没想到一个女人真被伤到了内心最深处，竟然会是那么静默、那么楚楚可怜。这不就是他的目的吗？那为什么他会觉得……觉得心疼？

“我……”他很想说：“我没有瞧不起你”，但是他实在不习惯轻细语地哄女孩子。

“找我什么事？”她闷闷的问话打断了他的犹豫。

“下星期五，美国艾华公司的谈判代表会来台和我们签订合同，资料在这里，你先做一下准备。”

“我去？”她的好胜心很强，当然不会直言自己经验不足。她从来没有和艾华奇那么大的公司打交道。看来赵之恺这个可恨之人尚有那么一点可取之处，能为公司抢到这种大客户。

“我们一起去。”总有一天，他会离开‘永昌’，去创自己的一番事业，但在这里独当一夹的经历让他学到很多，他在走前得先把沈寒该学的都给她，算是报答她姐姐和姐夫的知遇之意……虽然她看起来像是个问题学生。

“为什么要一起去？”沈寒挑着眉瞪他，一脸防备的神情。

“我想，你刚刚回国，英文应该比柯秘书流畅。”他就是没办公好言好语的同她说话。

沈寒瞪大了水灵的双眼，差眯气炸了心肺，这个天杀的王八蛋，居然叫她去当翻译？

“原来仍然不会说英文。”她一脸讪笑。哼，连国语都说不标准的人，英文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！

情挑恶女心

该死的女人！迟早有一天，他会好好教训她。

沈寒不禁开始为自己的青春容颜担忧，不好好打击一下这只沙猎，她会老得非常非常快。

“不学无术。”她低咕史啾着，却故意让他听得清清楚楚。

无理取闹！赵之恺再也不愿同她耗时间，起身就往门外而去。跨出门口时，他突然想到一件事。

“别穿得太漂亮。”他的话不带一丝感情，甚至连头都没有回，把沈寒给气个半死。

艾华公司的谈着代表的瑟夫素来对东方女人有特殊的偏好，连长得不甚漂亮的柯秘书都对他垂涎不已，不时要做个小动作碰一下，他绝不会放过沈寒。想到约瑟书骚扰沈寒的可能，就让赵之恺莫名的烦躁起来。

什么叫不要穿得太漂亮？十足的命令口气，根本不有一丝一毫的；尊重。沈寒把他的话记得一清二楚，因为她一定不会如他所愿！



“映雪，你觉得赵之恺那个人怎么样？”在公司待了几天，看着大家对赵之恺一脸崇敬，仿佛他有三头六臂似的，实在让沈寒不爽到了极点。她左看右瞧的，就是找不到他的优点，所以向她的特别助理打听打听。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

“你对他有兴趣吗？”罗映雪暧昧的眨了眨眼，全公司的也只有她敢跟沈寒说笑了。

罗映雪就是沈寒的大学学妹，当年为了赚学费，死缠

情挑瑟女心

烂打拜托沈伯伯让她进“永昌”工读，毕业后又顺里成章地赖——来，不过，事实证明她物超所值，工作成绩十分耀眼，可惜，沈寒还走美国两年，她这个忠实的心腹班底居然成了大家打压的对象，只因沈寒差点害公司同仁们得另谋出路。如今，总算是守得云开见明月，她又顺利调回沈寒的身边做特别助理，乐观开朗的她不禁为这番曲折的一洒感叹之泪。

“别侮辱我的人格！他哪一点配得上我？”沈寒嗤之以鼻。

“那你问他做什么？”罗映雪一屁股坐往舒适的沙发上重重地坐下，为主子解惑，不能算不务正业吧？

“身家调查，免得我家公司被他搞垮。”沈寒对自己冠冕堂皇的理由感到很满意。

“问我就没错了。”罗映雪一脸得意，好整以暇地啜了口茶，开始详尽的报告，虽然她并不认为赵总有搞垮公司的可能。

“他三十岁，未婚，很有男性的魅力吧？至于他会进‘永昌’，你也知道是张子扬介绍的。张子扬在高中时创了一个‘谈判社’，他是小张子场三届的社长，所以才被找来收拾你留下的烂摊子……”

“喂，要说就好好的说，别掺杂个人意见和人身攻击！”沈寒对罗映雪的措词非常不满，粗鲁的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YES, SIR。”罗映雪不以为意地做了个敬礼的手势。沈寒为人直率，因此她一直很喜欢待在这个学姐身边做事。反正她生平也没什么大的志向。

情挑恶女心

“我们赵总人是个孤儿，在台北悬海边镇一所育幼院长大。他么现在还常回院里去，听说这些年捐了不少一钱，很有良心吧？他……”

“是个孤儿？难怪看起来没血没肉没感情的。”沈寒忍不住插话。

天啊！不晓得谁比谁比较冷血？人家公司里好多同事都被他坎坷的身世激发出高度的母性，恨不得能代他的父母尽尽义务，好好照顾这个优秀的男人。只有狼心狗肺的沈寒才说得这种话！

“沈小姐，麻烦你想象一下一个小孩子无依无靠、有一餐没餐的可怜状好吗？”罗映雪翻了个白眼，扬高声调为人爱戴的赵总经理打抱不平。

好吧，是有点可怜！沈寒不得不承认。“你继续说。”

没把话说顶回去已表示她略有悔电，罗映雪勉强接受她不怎么有诚意的妥协。

“他在1‘永昌’两年，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，去年还并购了新竹科学园区的一家电子公司，让‘永昌’得以进军高科技产业的市场。另外，他也把‘永昌’本业外的投资做得有声有色的，还让沈静姐姐能还她老公钱。”

“妈的，张子扬那只猎！得了我老姐的人，还敢把钱要回去？”沈寒尖声辱骂起她姐夫。姐姐从没对她提过这件事，否则，她更加不会给张扬好脸色。

“沈副总，”罗映雪的语调平缓得让人心惊：“你知道外头那些人背地里怎么叫你的吗？”

“谁晓得？”她以满不在乎的口铁掩饰心里的难堪与  
**情挑恶女心**

好奇，反正绝对不会是什么好听的称谓。

“他们叫你冰山女。”不用惯用的“冰山美人”一词而用“冰山女”的用意很明显——没有人肯承认她长得漂亮。她的美貌被刻意地忽略，甚至还惹人憎厌。

“我怀疑他们不是视力有问题，就是脑子受过伤。”罗映雪摇了摇头，为大家对她主子的“误解”感到痛心疾首。“你简直比维苏威火山更火爆嘛。”

“是，我比维苏威火山更火爆。”沈寒没好气地接这话，“麻烦位于庞贝城范围内的你识相些，以免死不瞑目。”

据说维苏威火山在西元一世纪爆发的时候，滚滚而出的岩浆瞬间埋住了整个庞贝城。遗迹被挖掘出来时，考古学家看到的仿佛就是电影古罗马时代夜夜笙歌的定格画面，可见当时人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，就沉入了历史洪流，怪吓人的！她沈寒何德何能，得以和维苏威火山想提并论？

“好啦！”罗映雪干脆脱掉高跟鞋，像只猫咪似的蜷伏在真皮沙发上。“赵总会定期请专家来为我们上课，他亲自为大家介绍公司亲涉足的业务范围时，相关主管更是从没人缺席过。一个大学毕业生只要在“永昌”待两年，一出去身价铁定翻倍。

这么有本事？沈寒很不服气，早知如此，她宁可留在台湾让众人耻广场，也不要出国念书两年，让那个可恶的男人有可趁之机，在公司里这么呼风唤雨。

罗映雪脸上浮起了一抹近似疼惜的笑容，“而且，他好可爱喔！平常沉默寡言的，从不多说话，女同事嗲声嗲

情挑惹女心

声地向他撒娇，他还会不好意思耶。你别看外头那些女人，长舌归长笑，工作士气多高昂啊，有什么 CASE 大家都嘛抢着做。”

害羞？沉默寡言？

沈寒觉得恶心又不平，她是招谁惹谁了，怎么每个人对赵之恺的认知都和她不同？他每次骂她可都是溜得很，好似永不会有词穷的一刻。映发这个瞎了眼的大白痴，居然说他可爱？

沈寒凝神细思往后的自保与反击之道，脑中突然闪过疑点。

“喂，你怎么知道那么多？”该不会她出国两年，映雪也成了 IBM 之一吧？！她可不希望道人长短成了“永昌”的组织文化。

罗雪映耸了耸肩，“以上所言，一半乃本人观察所得，另一半是听柯秘书说的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跟那个广播电台搭上线的？”沈寒皱了皱眉。男人负她就算了，映雪可千万别伤她的心。

“拜托，全公司我看她最不顺眼了。”罗映雪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，“你就不知道好有多覬覦赵总？老爱说些他的事来显示自己和他的关系非比寻常。上餐吃饭说，上洗手间补妆也说，别人想不听都不行！”

沈寒冷笑了一声，“原来他们有一腿。”王八配绿豆，绝配！

“沈副总，人家赵总才看不上柯秘书呢！”罗映雪弯身穿上鞋子，口气颇为不悦。你该不会是嫉妒赵总能力比你强吧？！你要记得亲贤臣、远小人啦。”

情挑瑟女心

这句话要是出自别人口中，沈寒老早就翻脸了。这分明是影射她当年信任韩树诚的愚蠢嘛！

“那么，我第一个就该疏远你。还不快滚出去工作！”她知道得够多了，罗映雪再无利用价值。

“鸟尽弓藏！”罗映雪扮了个鬼脸，一针见血地道出主子的心眼。

沈寒狠狠地瞪着她，冷冽的眼神警告她最好速速离去，免得自己一时控制不住脾气。

“等等。”沈寒出人意料地叫住乖乖离开的罗映雪，“下次……他演讲时，你帮我记录下来。”

“你可以共襄盛举啊。”罗映雪倚在门旁打量着沈寒，嘴角还挂着一抹玩味的笑容。

“我才不纡尊降贵去听那些没营养的东西！”可恶的映雪，干吗一直盯着她瞧？

“那你还叫我录？”主也未免太硬气了，有心向学不是坏事啊。

“叫你录就录，哪来那么多话好说？”沈寒不禁恼羞成怒。

“是——”罗映雪拖长了音调，无法抑下调侃沈寒的坏念头。“你放心！东窗事发时，我宁可一死也不会供出幕后主使者。”

“罗、映、雪！”沈寒气得拿起桌上的档案夹作势扔她。罗映雪手脚俐落地闪出门外，那副得意的小人嘴脸却还印在沈寒心版上，不停地嘲谑着她。

该死！要是让赵之恺知道她录他的音，那她岂不是不用做人了？



唉！和一个把自己摸得那么清楚的人共事，不知是幸运还是悲哀？她会记得，这辈子绝不让映雪有反叛她的机会。



“柯秘书，今天穿这么漂亮，要约会啊？”一大早，柯虹颖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进了公司，马上有人半真半假地揶揄着。

事实上，全公司上上下下都得她对总经理倾心已久，无奈总经理似乎对情爱不兴趣，一心专注于工作上，更何况，柯虹颖的气质一点也配不上她精明却朴实的直属上司。

“没有啦，还不是要陪赵总去应酬。”她娇嗔地应了一句，恨不能把“赵总”两字替换成“老公”之类的词语。

沈寒站在自己办公室的门口，冷冷地打量着这幅景象，叹息着摇了摇头。或许公司该考虑订做制服，柯虹颖的品味连酒家女都不如，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充斥整间办公大楼，在炎炎夏日里格外熏得人头昏脑胀。不像她的映雪，每天都穿得端庄秀丽的，多和赏心悦目。

这也难怪，柯虹颖的主子亦是个不会穿衣服的人！

“柯小姐，你进来一下。”一向很早到公司的赵之恺打开总经理办公室的门，唤着他的秘书，眼角扫了沈寒一眼。

很好！她今天穿了一套保守的浅灰色套装，裙子及膝……他不禁皱了皱眉头，如果穿长裤就更好了，她露出的

情挑恶女心